

关于文学“思想性”的思考

穆陶



用网络文学手法写好现实题材

龚江辉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不仅在于传播介质的差异，更在于创作手法上的大胆尝试与不拘一格，而这也正是网络文学得以异军突起、蓬勃发展的关键。网络文学中穿越、重生、系统、异能等虚构元素的运用，拓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让创作者和读者能够更自由地放飞思想。

网络文学的手法，与现实题材创作并不矛盾。这些手法的恰当应用，非但不会影响现实题材作品的思想内涵，反而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加贴近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任何新的创作手法的探索，只要不违背这个现实题材创作重心，都应当得到鼓励。

现实题材创作，并非要求作家采用原生态的手法去记录真实世界的家长里短，而是鼓励借助各种技巧，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事件浓缩在有限的场景中，用少数的人物以及精心设计的矛盾冲突来反映世间百态。文艺作品创作，自古就有“无巧不成书”的说法，所谓“巧”，其实就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虚构。

网络文学把文学的虚构发挥到了一定程度，从而使创作者能够突破思维上的禁锢，能够表现传统文学所难以涉足的领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例如，网络文学作品《手术直播间》虚构了一个类似于游戏的外科手术系统，主角接受系统派发的任务，完成任务后能够得到各种手术训练机会作为奖励。系统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纽带，作品得以把一个个精彩的外科手术剧情紧凑地连接在一起。借助系统提供的超现实的手术训练机会，主角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各种不同的手术技巧并应用于医疗实践。如果没有系统这个设定，作者将无法在一部作品中向读者介绍如此丰富精彩的医学技术，也无法实现对当代医疗、医院、医生的全景式呈现。

另一部同样描写医疗行业的网络小说《中医许阳》也采用了系统的设定，其系统的功能在于能够把主角送到不同的历史节点，让主角亲身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参与历次重大疫情防控的过程。书中描写的事件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跨度，都超出了传统文学作品能够涵盖的范围。而借助于系统这样一个设定，主角可以自由地在不同时间、空间出入，从而把不同的故事串连起来，让读者体会到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感动于中医前辈悬壶济世的广阔胸襟。

我所创作的工业题材小说《大国重工》是一部穿越作品，主角从21世纪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作品展现了改革开放我国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的历程。主角并未凭借自己的穿越“金手指”改变历史大势，作品中的故事脉络与情景设置基本未偏离真实时代背景。穿越元素的融入，最大的作用在于能够让读者以当代人的视角，观察发生在40年前的故事。网络小说的读者以年轻人为主，缺乏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经历，如果一味追求人物的真实性，可能使读者失去代入感，进而无法理解作品所要传达的内容。采用穿越的方式，主角相当于通过当代年轻人的视角，走进历史。作品借主角的心理活动，对历史事件加以点评，读者在与主角的共鸣中，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从而能够了解到前人的艰辛，学习到前人的精神。

《回到过去变成猫》是一部很容易被名字迷惑的现实题材作品。作品的设定是一个少年阴差阳错变成了猫，然后以猫的视角观察并参与人类社会的故事。表面看来，这是一部纯粹的虚构作品，而事实上，它描绘的却是真实世界中的悲欢离合，塑造了诸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形象。作品采用的是猫的视角，能够观察到人们的各种真实表现，因此对人物的刻画更加入木三分。

网络文学在萌芽之初留给世人的印象，似乎是与现实世界无关。而事实上，网络文学作家在掌握了天马行空的创作手法之后，迅速地把目光投向了现实题材，并闯出了一条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的新路。

网络文学提供了创作上的自由，有助于吸引更多有丰富生活阅历但缺乏学院背景的普通人进入这一领域，为文学带来更新鲜活力。在过去十几年中，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从业经历的人成为网络文学创作者，不断地拓展着网络文学题材所涉及的范围。今天，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科技题材、医学题材、警察题材等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已经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网络时代的读者，有足够的知识积累，虚构元素的合理运用，能够增强作品的趣味性，使作品更易于被公众接受，同时也能提供更为多样的表现手段，使作品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解读。



冰出图

折扣，其现实意义也值得怀疑。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政治属性十分重视。恩格斯在写给斐·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谈到，《济金根》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试看现代当代小说，包括获得“诺奖”“茅奖”的作品，有与政治思想无关的吗？没有，不与“这样”的政治思想有关，便与“那样”的政治思想有关。作者无论使用何等样式的笔法，也无论故事情节如何“东西南北”，作品给予人们的感染与思考，无不与社会政治丝丝牵连，无不体现着文学“思想性”的精神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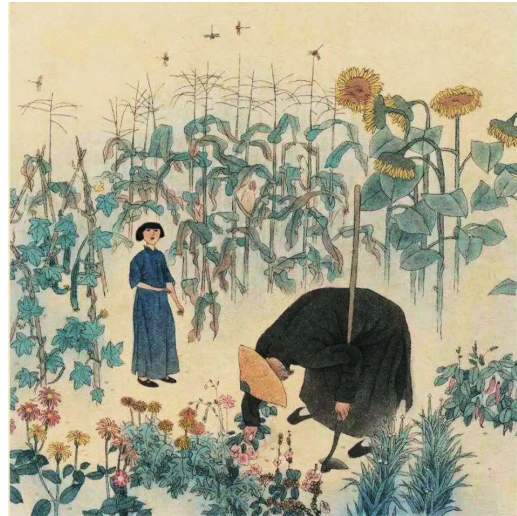
文学作品“艺术”造诣的深浅与“思想”境界的高低，两者是衡量作品的基本标准，而“思想”是灵魂。灵魂卑俗的作品，文字再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悦目的纸鸢，只可在风中飘舞，不能在大地生根。凡是既不能为人间世界启迪光明，也不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的作品，是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的。

“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论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于重视文学“思想性”，弘扬文学正能量，克服文学的颓靡之风，推进文学创作更加健康繁荣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以当今视角体察新的美

——《小说风景》重读经典

程舒颖



《中兰河传》绘图

优秀批评家总有一双慧眼。借助他们的视角再看那以前的小说，语言与情节，所有的材质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同样的文本猛然间又有纵深。张莉的《小说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了独属于她的眼光。她的目光所到之处，我们总是能发现其中敏锐的女性立场以及不变的人文关怀。

印象里，祥林嫂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可怜女人。《小说风景》中，我们跟着张莉的眼光重看祥林嫂，仿佛亲身来到小说中的鲁镇，避开作者鲁迅营造的视角以及一直以来的惯常解读，会发现祥林嫂最初是“健壮、有活力的女人”，她并不是束手就擒的人，而是一直用健壮的身体去反抗——反抗世界对她的压迫。原来，祥林嫂的力量在小说中被打压时，也被读者忽略了。

《小说风景》令人印象深刻地梳理了祥林嫂的六次反抗与自救，最终，“一个人死后，究竟是有没有灵魂的”才抛向叙述者，也抛向世界。这时，我们才明白，这个句子里包含了祥林嫂反抗与自救的历史，她的命运逻辑在我们面前愈发清晰，也愈发令人心痛。

读《小说风景》，我们的心和祥林嫂在一起，不是仅仅作为她故事的听众。跟着《小说风景》，重新看柳妈问祥林嫂被卖到山里时的话：“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好像自己也翻身书页，和祥林嫂一起面对“善女人”柳妈的诘难，以及祥林嫂内心的种种苦楚——《小说风景》带我们与祥林嫂共情。引起这种新的共情的秘密，其实早已隐含在小说里，张莉说，那是在《祝福》里，“小说家将祥林嫂还原成一个女人，还原成一个下层的女佣，还原成一个受困于各种话语及伦理的女人”。

再来看她解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鲁迅在写祥林嫂受迫害的时候，只是写了作为外来者讲述的迫害，而萧红则进入了内部”，在张莉看来，“小团圆媳妇最为悲惨之处在于，许多人认为是在救她其实是在害她。这深具象征意味。小团圆媳妇的错误在于她不符合庸众的想象，所以她被扼杀”。顺着张莉的眼光，终于发现，我们不只是同情小团圆媳妇这个女性，痛恨童养媳制度，而是看到了“异类、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如何受迫害”。

于是，张莉看到了萧红对于鲁迅精神的继承，帮我们辨认出两位作家共同的批判对象。祥林嫂和小团圆媳妇，在写作时间间隔了十几年后，两个女性的影子又仿佛重叠在一起，甚至直到今天，更多有类似际遇的女性影子，也隐约与她们重叠。

突出人民性地域性的创作

——《大湖消息》对人与自然的思考

张未未



洞庭湖一景

生态批评是长期以来关于环境和生态等问题在文艺研究领域的集中映射。作为一种文化分析，其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异，更加关注环境历史和现状，并通过独特的生态视角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不少作家将笔触聚焦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生态环境领域。其中，沈念的散文集《大湖消息》(北京文艺出版社)，可谓生态文学的又一力作。

《大湖消息》最为突出的是创作中流露出的人民性和地域性。一方面，沈念表示“在多次到这些地方走访之后，时代的变化、人们的奋斗和命运变迁，感动了我，鼓舞了我”，正是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理论实践的指引下，才有了为时代和人民讴歌的主题创作。另一方面，作者将洞庭湖化为他的文学场域，笔下的每一个生灵都依照规律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循环往复。书的引言“人类

因此它是不能与政治绝缘的。“只写人性，不关政治”的说法，会给人一种自欺欺人的嫌疑。虽然嬉笑怒骂皆为文章，山水花鸟或成佳篇，但是，当作者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一切写作素材之中时，它们也就具有了“人性”，不然，为何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

文学“思想性”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是早有记载的。刘勰认为：“辞为肤根，志实骨髓。”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辞藻如同肌肉皮肤，思想内容才是骨髓。无产阶级作家，更是给予“思想性”以高度的重视。高尔基认为：“理智要比心灵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他又说：“文学使思想充满血肉，它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巨大的说服力。”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是与作家的思想修养密切相关的。文学的性质与功能，要求作家对于文学创作，不能以“游戏”的态度视之。一个作家，应该具有高尚的情操与高远的心地，“心慷慨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陆机《文赋》)，有怀霜之高洁，有凌云之心志，捍卫正义，抨击丑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当得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人性”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心灵之爱是人性，为国捐躯是人性，灭私奉公是人性，嫉恶如仇也是人性。如果总是盯在“男女之性”上，文学作品便失去了“人性”刻画的丰富含义，也淡化了人生关怀的宏旨，其文学价值便大打折扣。

散文是一个现代建构，不是自古就有的。中国的文学，本来是一个“文”的传统，到了现代，从晚清到五四，完成了整个文学的现代转型，依照西方标准，我们进行了一次文学门类、文学秩序的现代转型。

小说和诗，充分地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散文，它的前方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因为它还有巨大的内在任务没有完成。

我现在每逢写散文，要给自己立一个规矩，告诉自己，不要写着写着，把自己写成一个古人了，尽量不要带古人腔，甚至不要带文人气。我发现我常常写的那些露出了古人腔和文人气的文章，通常能够得到最多的表扬。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病，就是在散文传统中深深积淀着的陈陈相因的丈人气的东西，那些从古典散文传统中因袭下来的腔调、笔法。这不是真的我，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我内心甚至也不是这样想的。但我在写文章时，苏东坡附了体，袁宏道附了体，张岱附了体，那么多古人都在我身上，我花团锦簇地写下来，自己觉得写得很快，大家都夸，但我自己对这个要警惕。

我最喜欢的是《会饮记》。每当我提笔之前对自己有个建议，我要写现代的散文，要让散文表达真实的复杂的经验，希望这篇散文能成我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的有效呈现。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更值得写。百年来，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习惯在散文中表达我们的复杂经验，袒露真实的自我。我们很容易就被沉重的“文”的传统裹挟而去，使文章变得优雅、平滑、顺滑、好看，但是，是假的。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它的前途就在于不能完成现代性转型，真正面对书写的难度。当你有苏东坡等古人附体的时候，书写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当你面对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在这个感受中确定生活的意义，把它的复杂性写得清澈，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但是就要做。

说到底，“文”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广大无边的“文”；另一个是这个小小的文学的散文，文学的散文实际上也是广大无边的“文”的一部分。所以文学的散文承担着责任，就是要通过书写探测、探讨，能够真实地穿透陈陈相因的东西，真实地书写自身、书写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责任。在我们的散文中充斥着套话、老调子，充斥着那些像滑行一样自我运转的东西。我们的文风，我们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文章，可能同有此病。

散文的真理也就是那么几句。第一句，孔子说的“辞达”；第二句叫“惟陈言之务去”。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惟陈言之务去”，要害不在于是否是陈言，要害在于我们要做个“新锐作家”。

“新锐作家”的意思是，在写文章时，一定要告诫自己，我们要表达的是以前别人没有说过的、没有感受到的，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它说出来，给它词，给它形式，给它逻辑，最后把它形成一篇文章。如果能够克服这个难度，你得到的一定是一篇值得写的文章。不仅得到了一篇文章，你也在写的过程中，更有力、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或者认识了事物。因为，无论是自己还是事物，它的真相其实都是隐藏在那个说不出来、表达困难的地方，把表达困难、说不出来的地方说出来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道行、眼光和本事就都长了一层。

最庸常的生存，就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话里；最庸常的文章，自然也是永远在重复别人的话，但不这样庸常是很难的。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努力做到“辞达”，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这就是现代的散文。

现代散文的「辞达」

李敬泽